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教育部九十五年選送公、
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出國專題研
究)

加拿大溫哥華地區國小運用創造性藝術治療
於特殊需求學生之研究

服務機關：台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

姓名職稱：曾健准(教師)

派赴國家：加拿大

期間：2006/0908~2007/0108

報告日期：2007/0423

目次

	頁次
第一章 前言.....	1
第二章 研究目的.....	11
第三章 研究過程.....	12
第四章 研究心得.....	42
第五章 建議事項.....	58
參考文獻.....	74
附錄一 研究者於溫哥華所接觸的藝術治療師一覽表.....	76
附錄二 前往日本參加研討會之心得報告.....	77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加拿大溫哥華地區國小運用創造性藝術治療於特殊需求學生之研究

頁數：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教育部

聯絡人：蕭慧雯

電話：04-23393101 轉 3732

出國人員姓名：曾健准

服務機關：台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

職稱：教師

電話：02-28227484

出國期間：95 年 9 月 8 日至 96 年 1 月 8 日

出國地區：加拿大

報告日期：96 年 4 月 23 日

關鍵詞：加拿大溫哥華地區、創造性藝術治療

內容摘要：

近年來台灣的教育現場不管在質或量的部分都產生極大的變化，由於民主深化與教育改革，社會風氣逐漸開放，大眾傳媒的影響無孔不入，教師對於學生人格的影響力已逐漸式微。與此同時，外籍新娘與其新台灣之子的養育問題也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而少子化與零體罰之趨勢則使得教師、家長、學生三方面的互動模式必

須適度的調整。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在融合教育的思潮下進入普通班級，他們是否能夠得到教師充分的關照與同儕友善的對待則是另一個亟需思考的問題。事實上，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在一個約莫三十人的大班級當中，能夠和教師有密切互動的機會並不多，再加上體制內教師要忙著一整天的級務和課程進度，又要處理學生的各種突發狀況與行為問題，真的很難有時間和學生一對一進行深度的對話和紮實的輔導。雖然眼前還有這麼多的挑戰，站在第一線的教師仍舊鏗而不捨，努力思考各種可能的管道來成就其教育專業。透過藝術創作的平台，教師便可以輕易且清楚地掌握學生內心世界的轉變，學生若是遇到突發的狀況也可以透過藝術表達的方式來突破語言限制、向外尋求協助。職是之故，我透過這次的短期研究，親自參與實際的教學活動並觀摩藝術治療師的養成教育和執業現況，將溫哥華當地推展藝術治療的情形加以整理分析，結果發現藝術治療在溫哥華的推展正逐漸邁向成熟，卑詩省藝術治療協會、溫哥華藝術治療學校、執業藝術治療師、學校教師、UBC 移民融入計畫、社區中心等都提供了多元的管道讓特殊需求學生在接受藝術治療服務時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溫哥華推展藝術治療的成效卓著，藝術治療的介入帶給特殊需求學生的心理效益和社會效益最是明顯，生理效益則在一些遭逢身體改變的個案身上較為顯著。另外，藝術治療方案在溫哥華除了發揮類似精神科心理治療與諮商輔導之功能，也在溫哥華這個移民天堂也找到新的生命力—透過藝術的創作與表達來幫助新移民適應社會、學習語言，進而走出舊傷痛、迎向新人生。最後，根據以上之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建議供有關單位參考：教育主管單位應和相關的教育專業機構共同合作建立證照制度培訓專業人員、建置人力資料庫並輪流專人駐校服務、提升融合班級教師的教學知能、研發教材教具；學校行政單位應確立輔導室的心輔教育推廣角色並強化其功能、滿足特殊學生的需求、加強觀念的宣導、設立專屬於藝術治療的空間、培養學生尊重多元文化的宏觀胸襟，同時鼓勵教師參與藝術治療的相關進修並扮演輔助藝術治療的積極角色，因為藝術治療方案是以學生為中心，需要班級導師和藝術治療師的通力合作；站在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則應該秉持著教學相長資源共享、不斷學習永續經營、積極創新尊重多元之精神，把創造性藝術治療的精神活用到教學輔導的各個層面，如此不但可以充分發揮藝術創作的原創性，也可以

讓自己在進行教學輔導工作時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來自家長的認同與支持也可以發揮關鍵的力量，促進親、師、生之間共同合作的陪伴關係。

第一章 前言

本研究旨在針對加拿大溫哥華地區國小運用創造性藝術治療於特殊需求學生之執行成果進行研究。本章共分爲五節，各節內容簡述如下：第一節闡明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第二節爲名詞解釋；第三節爲預期效益與可能限制；第四節爲相關文獻之探討；第五節爲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近年來，藝術治療（Art Therapy）對於特殊需求學生身心發展的助益已受到歐美各國教育行政主管當局的重視。反觀國內，相關的研究與實踐近年來雖已逐漸展開，但仍處於起步階段，如何汲取國外經驗供國內未來推展之參考，實屬當務之急，此乃問題意識之一。

其次，融合教育作爲近年來特殊教育學域的一個重要思潮，其執行成果自應受到關注。學校以藝術治療輔助特殊需求學生，本身即可視爲融合教育的延伸。然而，自從藝術治療專業引進台灣之後，其推廣的進展卻略顯緩慢，對於許多第一線教師而言，他似乎還是個陌生的名詞，如此現況距離可觀的實質效益，可能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如何讓台灣的藝術治療呈現更多元而健全的發展，此乃問題意識之二。

再者，近年來國內教育經費逐年刪減，值此經費與人力必須更加有效運用之際，運用藝術治療以幫助特殊需求學生恰爲一石二鳥之計。如何幫助教育工作者成功運用藝術治療的專業知能，針對特殊需求學生進行輔導與教育，此乃問題意識之三。

第二節 名詞解釋

壹、藝術治療

依據美國藝術治療協會（American Art Therapy Association，簡稱 AATA）的定義，藝術治療是指透過藝術創作這個非語言的管道讓個案可以溝通和表達其有意識與無意識的思想與情感。在藝術治療的領域當中有兩個主要的取徑：一、Art as Therapy—此派學者認為藝術創作即是一種治療，藝術本身就具有治療的能量，它是一種自我與外在世界溝通的管道；換言之，藝術創作的過程就是一個治療的過程，個體在創作的過程可以發現自我、認識自我和自我成長。二、Art Psychotherapy—若把藝術應用於心理治療中，那麼藝術作品就成爲一個有用的診斷工具，是一種介於病人與治療師之間、非語言的溝通媒介。藝術創作在此成爲一種治療的方法，個案的作品和從作品所產生的聯想，有助於維持個案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平衡一致的關係（AATA，1999）。

另外，根據 Dattilo（2000），廣義的藝術治療是指：透過視覺藝術、音樂、戲劇、舞蹈等藝術表達的型式來達到治療的目的，至於狹義的藝術治療則是透過視覺藝術的活動（例如：繪畫、雕塑）來達到治療的效果。

由於視覺藝術、音樂、戲劇、舞蹈等四種治療取徑各自有不同的專業知識與發展歷程，研究者如果想要在短短的四個月期間之內同時針對進行深入研究，根本就是緣木求魚，甚至會導致事倍功半之後果。因此，爲了集中研究之焦點並考量海外短期研究之時間限制與可行性，本研究採用狹義的藝術治療作爲定義。亦即，研究者在本研究當中所指涉的「創造性藝術治療」是指：透過視覺藝術類的創作活動來達到治療效果的一種介入方式。

貳、加拿大溫哥華地區

本研究所指稱的加拿大溫哥華地區，是指廣義的大溫哥華地區（Greater Vancouver Regional District）。本區位於加拿大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西南端菲莎河口的三角洲之間，背靠落磯山，面向太平洋，面積約 200,000 公頃，其主要城市—溫哥華市本身佔地約 12,000 公頃。大溫哥華地區由溫哥華市（The City of Vancouver）等 21 個市（City）、區（district）及村（village）所組成，主要包括：溫哥華市（City of Vancouver）、本那比市（City of Burnaby）、新西敏市（City of New Westminster）、西溫哥華（District of West Vancouver）、Village of Lions Bay、Bowen Island、北溫哥華市（City of North Vancouver）、District of North Vancouver、City of Port Moody、高貴林市（City of Coquitlam）、高貴林港市（City of Port Coquitlam）、素里市（City of Surrey）、白石鎮（White Rock）、列治

文市(City of Richmond) 、Corporation of Delta 、蘭里市(City of Langley) 、蘭里鎮(District(Township) of Langley) 、Pitt Meadows 、Maple Ridge 、Anmore 、Village of Belcarra 等。

第三節 預期效益與可能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以加拿大溫哥華地區國小之融合班級作為研究之對象。為確保研究計畫之順利執行，在實際進入田野時，首先以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作為取得相關學術資源之研究機構，而專題研究(含實習觀摩)之專業機構則以溫哥華藝術治療學校 Vancouver Art Therapy Institute 為主。

貳、預期貢獻

本研究首先從次級資料的整理歸納出若干脈絡，接著與藝術治療師進行深度訪談，且針對接受創造性藝術治療的特殊需求學生進行參與式觀察。如此一來，除了可以瞭解藝術治療對特殊需求學生的實質效益，更能突顯出藝術治療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提供各相關單位未來推廣藝術治療之參考，進而使台灣的藝術治療專業成功結合學校特殊教育之精神與資源，讓台灣的藝術治療專業能打破僵局，邁向普及化。另一方面，也期待本研究能夠喚起學術界對於本議題的關心，為藝術治療的規劃與實踐提供更多學術觀察的視角，進而回饋到學術界本身，以實務經驗豐富學術研究之內涵。

參、研究限制

- 一、本研究對象為小學特殊需求學生，所以結果的推論只限於小學階段的特殊需求學生，不適合推論到其他教育階段之特殊需求學生。
- 二、本研究所在場域是加拿大的融合班級，因此研究結果之推論需注意其班級性質及地區性的限制。

第四節 文獻探討

本節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藝術治療之理論基礎；第二部份是藝術治療之運用；第三部份是藝術治療對於特殊需求學生之效益。

壹、藝術治療之理論基礎

一、藝術治療的特質

在 Dalley (1984) 的論述架構當中，藝術治療的內涵包括視覺藝術、音樂、戲劇、舞蹈等藝術表達的型式，這樣的說法被 Silver (1989) 所接受，他並進一步指出藝術治療之目的是診斷並治療個案的心理、社會、情緒、生理等疾病。此後，隨著愈來愈多研究者投入藝術治療這個研究領域，有關於藝術治療特質的論述也更加多元和完整：Waller 與 Gilroy (1992) 認為藝術治療可以促進個案內心情感的非語言溝通；Nathan 與 Mirviss (1998) 更進一步指出創作的過程本身就可以緩和情緒衝突、強化自我覺知與個人成長；Dalley (2004) 也表示，由於藝術治療主要是透過藝術創作這個媒介來進行治療之介入，因此其適用對象不受語言表達與理解能力之限制，舉凡心智障礙者、幼兒或喪失語言功能者均適用，且藝術治療需大量應用各項知覺與感官，可促進感覺統合，亦可作為復健方式之一。

另外，Oster 與 Gould (2002) 認為創作係依自發自控之行爲，個案可依自我意識操控之，有助於緩和情緒，且表達之內容不受時空因素之限制，能整合過去事件、現在事件及未來事件，甚至投射到未來。而藝術治療的成品可做診斷指標之參考，並用來補充個案資料，其一系列之作品亦可用以評估發展情形。以藝術治療進行團體治療時，團員間互相分享作品，亦可喚起其他團員的反應或加強其他團員參與之機會，增加團體互動與進行。

二、藝術治療的功效

Sherrill (1979) 指出藝術治療除了有助於促進個案內心情感的非語言溝通，同時也可以幫助個案得到改善其生理、認知、情緒、社交之功能；Perks (1979) 則是特別強調從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可以實踐表達自我這個基本人權。Dalley (1984) 則認為藝術治療的參與對於個案而言可以是有趣的、放鬆的、具有挑戰性的，當然也可以提供個案成就感與滿足感。Anderson (1994) 強調藝術治療具有隱私性，他可以啓發沈思、讓人有興奮與自由的感覺、促進自我表達，同時也提供了休閒體驗給遭逢身心障礙的人。

以上述學者的論述為基礎，再配合上前述美國藝術治療協會對於藝術治療的

定義，便可以知道：不論是採用 Art as Therapy 之論述將藝術創作的過程視為一種治療的過程，或是服膺 Art Psychotherapy 這一派的觀點而把藝術應用於心理治療中，藝術治療的主要功效就在於透過藝術創作這個非語言的管道，讓個案可以溝通和表達其有意識與無意識的思想與情感。

另外，Yalom (1995) 指出在團體藝術治療的活動方案當中，每個參與者對於該團體的團體動力、藝術治療師和個案彼此之間信任感的建立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力，他進一步把團體藝術治療的功效歸納如下：重建信心和希望、建立支持系統、形成互助網絡、分享共同問題、發洩情緒和痛苦等。舉例而言，McGarry 與 Prince (1998) 在榮民精神病房所實踐的創造性藝術治療團體便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共同創作對於參與其中的個案而言可以說是最大的享受。他們的研究發現也呼應了 Nathan 與 Mirviss (1998) 所整理的團體藝術治療之效益—參與者可以獲得「從做中學」的機會、透過語言和非語言的機會表達自我、釋放無意識的緊張與焦慮、強化自尊、發展自我意識，同時還能在活動中發現樂趣、洞見與知識。

貳、藝術治療之運用

隨著理論和實務的與時俱進，藝術治療的運用範疇近年來已更加廣闊，舉凡舞蹈、音樂、戲劇、視覺藝術等，不同表現形式之間的關係亦受到廣泛的探討，甚至可靈活交替運用以增加其效果。如果單就視覺藝術而言，其呈現的方式也是包羅萬象，諸如：繪畫、雕塑、陶藝、手工藝、玻璃創作等 (Waller & Gilroy, 1992)，藝術創作也成為治療師與個案展開深入互動的工具。

Atack 是早期研究「藝術治療之於身心障礙人士」的著名學者，根據 Atack (1980) 的說法，圖畫紙、畫布，甚至是石頭、布、木材等其他物體都可以是繪畫的媒材。再者，根據不同個案的障礙級別筆刷刷毛的材質與尺寸大小可以適度調整、筆刷握柄加大、畫紙可以置放在稍微傾斜的畫架上、紙張可以加大。除了硬體工具可以調整，軟體技巧的部分也可以適度的修正：筆畫可以有上、下、左、右等各種方向之移動，塗抹上色之力道可大可小；甚至乾脆把畫筆拿掉，直接把雙手塗滿顏料來體驗另類的繪畫經驗。除此之外，Silver (1989) 也說明了雕刻的媒材可以包括：紙張、泡棉膠、纖維等較輕的材質，如此對於有關節炎、不方便使用較重材質的患者便是一種調整。

另外，許多人誤以為藝術治療對象僅限於具藝術天份者或曾習藝術者，其實藝術治療正如同 Marian (2002) 所言，是結合心理治療暨表現性藝術活動，適用範圍含括各年齡層級與各類型之團體或個人，實施方法可團體進行亦可個別實施。常見的實施方式是設定一個主題，如：認識自己、人際關係、情緒等等，同時讓個案製作作品，製作後與之深入討論作品的意涵，經由創作過程及討論，抒

發情緒或進行思考。

藝術治療雖亦採用藝術教育之教導技巧及使用材料的方法，不同的是在治療過程中，更提供自我表現、自我溝通和自我成長的機會。從藝術治療的角度來思考，創作過程、方式、內容和聯想要比最後的成品還來得重要，因為每一部份都反應出個人的人格發展、特質及潛意識（侯禎塘，2000）。

參、藝術治療對於特殊需求學生之效益

1950年代，美國藝術教師 Elinor Ulman 依其藝術治療之經驗，認為藝術治療可運用於各種不同類型之團體，更因此投入殘障兒童之藝術教育。有關於兒童繪畫發展的理論，1950年代後期的 Viktor Lowenfeld 是早期頗負盛名的學者，他研究兒童繪畫與智力發展的關係，並根據發展心理學家皮亞傑(Piaget)的「兒童發展理論」為基礎闡釋其「繪畫發展階段說」。Lowenfeld 認為藝術是促進情感與認知發展的工具，他同時也鼓勵美術教師從兒童發展的角度來設計課程以符合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的需求。此外，對於特殊需求學生的藝術教育，他在 1957 年也提出「藝術教育治療」(art education therapy) 的概念，此舉奠定了兒童藝術治療中繪畫詮釋的基礎，此後相關之研究亦證明其效果，由此可見藝術治療甚受特殊教育領域之歡迎（引自 Rosal，1992）。

一般人多誤解藝術治療只適用於兒童，事實上藝術治療早期亦稱為臨床藝術治療 (clinical art therapy)，是根植於 1950 年代的心理分析理論，最初的藝術治療多運用在特殊病患上，如心智障礙或特殊兒童的教育等（陳莉榛，2002）。國內以特教兒童為介入對象之研究報告最多，如：侯禎塘（1996）以多重殘障兒童為介入輔導對象；蔡宜青（1999）以選擇性緘默症兒童為對象；沈榮林（2002）以國小身心障礙資源班兒童為介入對象；侯禎塘（2002）以國小啟智班兒童為藝術治療輔導介入對象。而藝術治療確能改善特教學童之情緒與行為問題，正如 Koppitz（1968）所指出的，藝術經驗能強調每一個孩子情感、生理及教育的需要，有助於兒童從表現性、創造性的活動中獲益，使其生活正常化。

陸雅青（2002）認為音樂、舞蹈、戲劇、繪畫都是藝術治療常用的活動類型，透過藝術治療的表達可提供治療人員獲取個案潛意識之素材，而不需觸碰到當事人脆弱或為潛意識所蔽之防衛機轉。也就是說，藝術治療具有下列的重要核心功能，諸如：轉移、創造力、美學，這些不但可以幫助特殊需求學生提升其學習成就，更可將個案負面的情緒與思考以不直接傷害他人的創作方式表達出來，還可以讓一般學生更加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世界，藉以營造友善校園、落實自尊尊人的品德教育，確保特殊需求學生參與（受教）權的普及化與公平化。因此，將藝術治療運用於特殊需求學生可說是兼顧專業化與普及化的特殊教育目標。

綜合上述，可知藝術治療與特殊教育兩者之間確實存在某種程度的相容與互補。藝術治療所營造的安全與可信賴之環境本身即是特殊教育的必備內涵，而從此所激發的創造力、轉移、美學，更是可以預期的成果；特殊教育的資源則可以為藝術治療提供利基與穩健的成長環境，也為藝術治療的方案設計與呈現型式注入更多活水，而本研究之主角－參與藝術治療之特殊需求學生便是詮釋與體現這種互動關係的最佳例證。

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節主要介紹本研究的研究架構、資料蒐集和分析的方法。本節共分為四個部份，各部分內容簡述如下：第一部份說明研究架構；第二部份說明研究流程；第三部份為研究取徑與方法；第四部份為研究對象與方法設計。

壹、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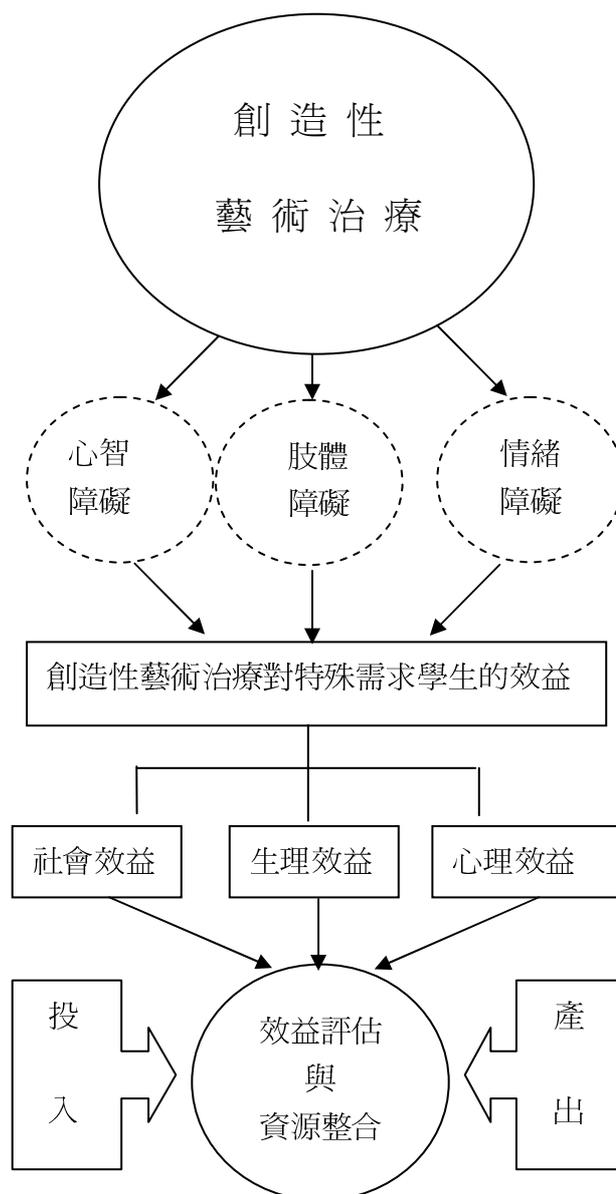


圖 1-1：研究架構

貳、研究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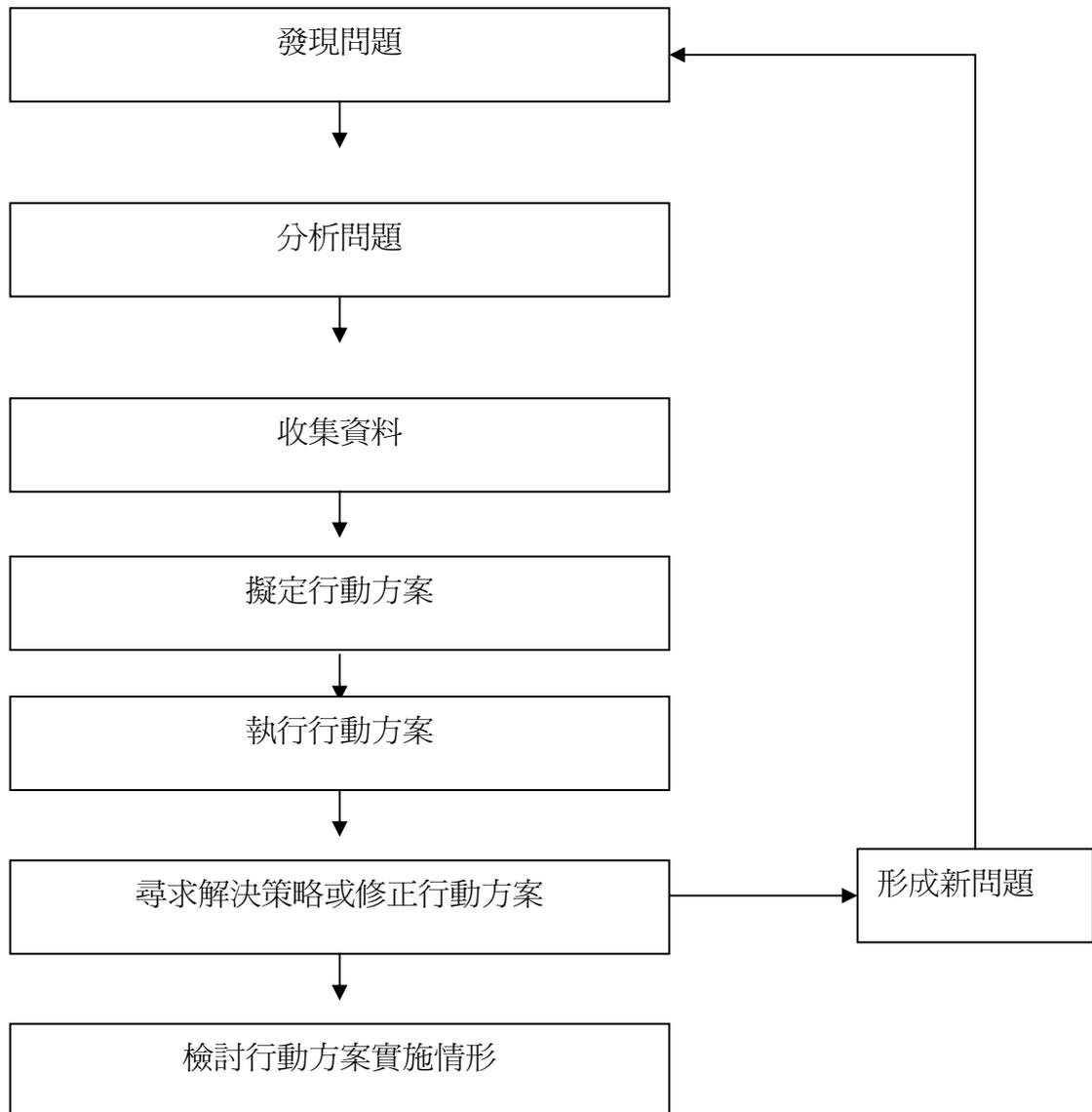


圖 1-2：研究流程

參、研究取徑與方法

由於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牽涉層面甚廣，而且又必須藉由不同消息來源共同建構一個比較完整的輪廓，因此採取質性的研究取徑，希望透過質性研究的邏輯思維與研究方法，從各方面的辨證與論述共同形塑「藝術治療對於特殊需求學生之意義」。

不管是家長、特殊教師、普通班教師、學校行政人員，對於特殊需求學生參與藝術治療的歷程皆可提供研究者充足而深入的資訊，因此適合以質性的研究方法來進行。更進一步而言，藝術治療的活動內涵主要是由特殊教師與特殊需求學生的互動共同呈現，因此參與式觀察最能貼近研究現場的實況，而不致於產生類似霍桑效應之影響；而家長、普通班教師、學校行政人員則是以外圍參與者的角度加入整個藝術治療的活動方案，並給予特殊需求學生最堅實的支持，深度訪談更能了解他們對於藝術治療這一項教學活動的深入見地。

肆、研究對象與方法設計

由於本研究所要調查的是加拿大溫哥華地區國小運用創造性藝術治療於特殊需求學生之實際執行成果，而能夠提供該資訊予研究者的訊息來源又非常廣泛，因此研究者擬針對指導藝術治療的特殊教師、普通班教師、學校行政單位、家長等進行資料的搜集。

基於前述原因，本研究採用質性的研究取徑，以深度訪談法來瞭解與此教學方案有關之人員對於執行成果的解讀，試圖掌握藝術治療活動對於學生的實質效益；以參與式觀察法對教師與學生之課間互動進行觀察與記錄，獲得來自教學現場的第一手資訊。為設計訪談大綱，研究者首先研讀藝術治療與特殊教育之相關文獻，據此建立初步的概念與理論架構，並在正式進行深度訪談與參與式觀察之前，先進行前導式訪談與預試。

除了從研究現場獲得第一手資料，次級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也提供另一個管道讓研究者獲得某些無法由現場查訪所獲得的資訊。從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官方資訊、當地教育局處的相關統計、以及學術界相關的研究所獲得的次級資料，對於研究者而言正好是可以檢測深度訪談結果信效度的有利工具。其他諸如教育主管單位經費補助的情況、歷年執行之檢討報告、特殊學童的人口統計變項等，皆可作為判斷的輔助工具，而人力、資源、經費之分配，則可作為未來台灣推動相關措施之參考。

第二章 研究目的

在實際的教學現場當中，我深刻體認到很多時候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其實是「心事誰人知」，這種不被理解的狀態不但會導致他人的誤會甚至歧視，甚至也可能把這些負向的回饋拋回到孩子身上—孩子會愈加封閉自我，從而喪失了參與同儕活動的基本權利。事實上，只要能被傾聽、被瞭解，這群孩子的未來應該充滿更多的可能性。因此，我希望能透過這個短期的旅外研究機會，以加拿大的實務經驗發展一套適合台灣國小校園現況的藝術治療方案並實施之。希望在田野進行研究並向相關專業人員請益之後，獲取更多的相關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並修正且改進實際操作之過程與策略，一方面做為在國內服務學校內推行藝術治療的基礎，二方面也期望能提供若干建議作為相關人員規劃藝術治療方案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目的

- 壹、調查加拿大溫哥華地區國小針對特殊需求學生實施創造性藝術治療之實際作法與具體成效。
- 貳、研究藝術表達如何使心智障礙者展現自我。
- 參、研究藝術創作如何使肢體障礙者超越限制。
- 肆、研究藝術治療如何使情緒障礙者保持平衡。
- 伍、規劃國內種子師資培訓課程將資源作有效傳承。

第二節 研究問題

- 壹、加拿大溫哥華地區國小如何運用創造性藝術治療幫助有特殊需求的學生？
- 貳、藝術表達如何使心智障礙者展現自我？
- 參、藝術創作如何使肢體障礙者超越限制？
- 肆、藝術治療如何使情緒障礙者保持平衡？
- 伍、根據加拿大溫哥華地區國小實施創造性藝術治療之成果，應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為何？

第三章 研究過程

我是一個公立小學的普通班教師，在融合教育的思潮下我看到了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在普通班級裡面所遭遇的困境以及他們的奮鬥歷程。除了身心障礙學生的照顧之外，隨著社會大環境的漸趨多元和開放，學生從社會教育管道（例如：媒體）所吸收的資訊也讓學生的問題行為層出不窮。校園教師的壓力有增無減，所得到的尊重與被賦予的權利卻是每況愈下，在人力資源短缺與相關專業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想要得到比較多關愛的眼神，對於教師而言可說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然而，即使大環境存在著諸多不友善的因子，身為一個以愛為職責的教師應該找到一些有效率的教學方法來助人助己。透過藝術治療這一個心理諮商與輔導的取徑（**approach**），教師可以從學生這邊得到立即而具象化的回饋，藉此一方面檢視自己的教學品質，沈澱並抒解自己在職場上的壓力或負面情緒；同時也在融合的情境中，經由特殊需求學生與一般學生共同參與藝術創作的活動，讓師生雙方都能從中發現正面的意義與價值，製造雙贏的局面。

我自己在出國進行研究之前，曾經以健康體育科任的角色針對大約有卅名學生的班級進行創造性舞蹈的教學，其目的是讓這群國小高年級學生在進入前青春期時能夠以健康的心態來面對自己正在發育的身體；至於個別輔導的活動則是以班級導師的身份來進行，並且是透過繪畫的方式來與單一學生進行互動和對話。以上兩種創造性藝術治療的活動課程有團體的大班教學也有個別的諮商輔導，但是如何以團體方式來進行繪畫類的藝術治療則是我從未嘗試過的教學活動，此行溫哥華取經，終於讓我得到第一手的情報。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與待答問題，必須從加拿大溫哥華當地的藝術治療機構取得各項資源，針對藝術治療的實施現況進行深入的了解。我很幸運的能向溫哥華藝術治療學校的創辦人、工作人員、專任教師、畢業校友（執業藝術治療師）請益，並透過其介紹而找到願意參與研究的個案，得以順利進行本研究。換句話說，我在溫哥華的這段期間，除了可以從提供者（藝術治療師）的角度來全盤了解整個大溫地區藝術治療的實務推展，更可以從接受者（個案）的觀點切入，來了解個案本身及其家人對於藝術治療的體會與感受。除了從微觀與鉅觀的視角來進入田野並瞭解田野，為了充實專業學術知能以期更加了解藝術治療的理論基礎，我也前往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教育學院的教

育、諮商心理與特殊教育學系修習相關課程。在針對實務推廣及個案分析兩個層面來討論之前：我要先聲明的是：基於研究倫理，所有的文字敘述與照片都是經過當事人的同意之後才作呈現；基於藝術治療所強調的隱私與安全感，這些個案願意與我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對於研究者而言是莫大的鼓舞，因為他們的支持，才有這樣的研究成果。

第一節 實務推廣

我在溫哥華的四個月當中，以「國小學生的藝術治療方案」作為研究核心，發現總共有六種人（單位）對於溫哥華國小學生的藝術治療方案貢獻卓著，這些人（單位）分別是：前往校園實習的溫哥華藝術治療學校在學學生、執業的藝術治療師、受過相關研習訓練的小學教師、UBC 新移民融入計畫、社區中心。底下分述各單位所提供的藝術治療方案之內容，並比較其實施成效。

壹、溫哥華藝術治療學校的在學學生

先講直接由專業的藝術治療機構所提供的方案，此方案是由溫哥華藝術治療協會（Vancouver Art Therapy Institute，簡稱 VATI）於固定的時間安排學生至各級學校實習，累積超過二十年的在地經驗，溫哥華藝術治療學校之所以能夠深耕當地社區與校園，獲得普遍的認同與支持，除了藝術治療本身的特質符合社會期待與需求之外，創辦人 Louis 的運籌帷幄也是成功的關鍵。Louis 回憶草創初期（1982 年創立）為了提升知名度與社會接受度，他們廣發邀請函、新聞稿、辦記者會來增加知名度，同時他們也辦理一連串的研討會、工作坊來增加社會大眾對於藝術治療的了解程度，最後又因為了解程度的提升而增加了民眾對於藝術治療的接受程度。



圖 3-1 Louis 本身是執業藝術治療師，同時也是 VATI 的創辦人

在整個發展過程當中，溫哥華藝術治療學校的在學學生可說是發揮了小兵立大功的關鍵功能，他們以密集而深入的方式進入社區和校園擔任志工服務有需要的人，為溫哥華藝術治療學校奠定了堅實的民意支持基礎。更進一步而言，此舉至少有四個功能：第一、讓藝術治療協會的學生在畢業前有更多機會累積其實務經驗，事實上這也是他們的必修學分。第二、替求才若渴的當地學校解決藝術治療專業師資不足的燃眉之急。第三、有心經營或開拓這個市場的藝術治療師，也可以藉此機會好好深耕基層，為自己的事業創造更多利基。第四、藉此機會，藝術治療協會也可以和當地學校、社區中心等建立積極的互動，這不但是一個能夠製造社區和協會雙贏的公關策略，更重要的是透過長期耕耘所得之好口碑與人脈，正是促使溫哥華藝術治療學校能夠在當地生根、茁壯的最主要關鍵。

有鑑於學生未來的工作內容是以助人為其志業，而且這種助人工作又常常必須走入個案的內心深處，因此協會在學生的養成教育當中，非常強調未來的助人者如何幫助自己抒解工作壓力、瞭解自己的現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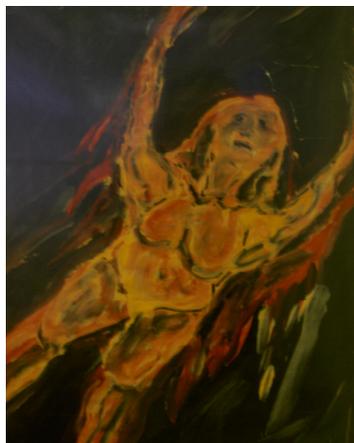




圖 3-2 VATI 學生在為他人提供藝術治療的服務之前，要先透過藝術創作來和自己對話。

另外，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對於增加學生的田野經驗也是很棒的管道，VAIT 並將此一類型的社區參與列為社區校園實習之外的另一個必修學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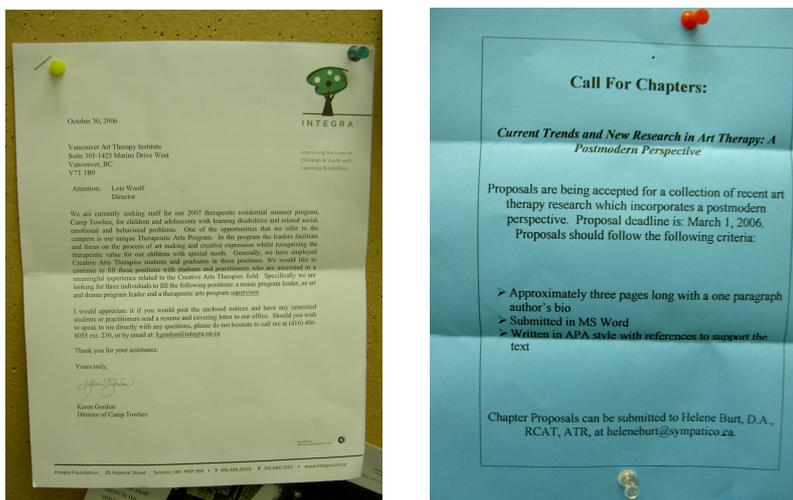


圖 3-3 參加學術研討會或投稿研究期刊發表研究報告也是 VAIT 在學學生的必修科目。

貳、藝術治療師

就如同過去國內師資培育機構的公費制度所衍生的各種問題，過度的保護反而削弱了學生的競爭力，適當的競爭才是激勵學生不斷向前的原動力。溫哥華藝術治療學校作為一個藝術治療師的「製造工廠」，協會本身並沒有為畢業生安排就業管道的具體機制或措施。亦即，每個畢業生必須各憑實力為自己開創一片天，否則畢業即失業的窘境也只能讓自己喝西北風。

為了避免上述情況發生，每個學生在學期間當然是全力以赴充實自己的本質學能，因為他們在將來的就業市場必須完全地面對不同客戶的各項需求，那是一

個非常有挑戰性的工作。另外一個可以讓學生建立人脈與鞏固實力的方法便是實習課，因為在實習課時學生可以和當地社區、校園接觸和互動，想要為日後生涯奠基的人自然不會錯失這個大好機會努力地耕耘自己未來的職業寄託。於是，當這群學生畢業之前，他們通常也都憑著自己的努力或前輩的牽線而有了比較明確的就業機會，畢業之後馬上就站在第一線擔任藝術治療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這樣的制度設計除了讓學生認真地學習課堂知識、努力地利用實習課耕耘自己的社群人脈，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執業之後的互相幫助與共享資源。由於藝術治療可以運用的層面甚廣，而每個治療師所專精的領域又不相同，因此如果他們在執業之後遇到了自己所不熟悉的個案，他們除了可以透過繼續再進修的機會和同業分享實務經驗，個案的轉介也是常見的另一種合作模式。

在這裡藝術治療師被認為是一個高度自主的職業，他們多半有個人工作室，其地位與功能可說是和心理醫師相當。他們有權選擇自己認為最適合的個案來進行治療，通常在一開始接到一個新個案時，藝術治療師本身就會根據個案的病歷來決定這個案主適不適合從自己這邊接受藝術治療(因為每個治療師所擅長的領域不同)，當個案第一次前來工作室的時候，治療師會與個案本人、個案的親友詳細討論並說明這個療程的各項細節，例如實施方式、注意事項、應配合的後續動作、收費，還有治療師、個案、個案親友三方面的權利義務關係都會在第一次見面時詳細說明，在彼此都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正式的藝術治療才會開始。也就是說，站在藝術治療師的角度，如果他評估某個個案的情形並不適合在自己這裡接受藝術治療，他會婉轉而直接地告知個案家長「可能有其他更適合這個孩子的治療方式」。此時，個案便可以透過藝術治療師之間的合作找到對自己的情況最熟悉的治療師。

創造性藝術治療的規劃與實施具有彈性，某些課程可以在校園中進行，某些則必須抽離出來，在藝術治療師的工作室進行課程，課程的規劃端視個別學生的情況而定。一個有趣的對比是：大多數在學校所實施的藝術治療方案是以團體的方式呈現，而在藝術治療工作室則是治療師與個案一對一的方式來進行。會有這樣的差異主要也是基於人力及經費之考量(由著名的執業藝術治療師所提供的服務每小時通常要價台幣兩千至三千元)，事實上目前在溫哥華地區小學所進行的藝術治療主要分為兩種管道：一種是直接由專業的藝術治療機構所提供(學生的實習)，另一種則是間接由受過訓練的一般學校教師來進行。



圖 3-4 已開業的藝術治療師也會在協會裡面擺放名片增加詢問度。

參、學校教師

成立於 1982 年的溫哥華藝術治療學校在其成長過程中，除了派遣學生、教師進駐校園回饋社區以建立好口碑，同時也廣發邀請函、新聞稿來增加知名度，更重要的是他們也辦理一連串的研討會、工作坊，將基本的藝術治療知能介紹給有興趣的民眾，其中又以學校教師、社工人員的參與最為踴躍。學校教師踴躍參與相關研習可說是他們肯定藝術治療功效的具體表現，而由這群種子教師散播開來的觀念和作法也在更大的程度上使得藝術治療在校園當中的影響力更加深遠、更加廣泛。

在經過十幾個年頭的奠基之後，許多學校教師對於藝術治療的成效普遍給予高度肯定。但是礙於僧多粥少，上述這種由藝術治療機構提供專業人力進駐校園的方式並無法滿足校園對於藝術治療日益成長的需求，此時受過訓練的一般學校教師便承擔了這項重責大任。

透過藝術治療來幫助阿富汗難民學童便是由學校主導推動藝術治療的最好例子。這是由高貴林市 (Coquitlam) 的小學 Mountain View Elementary School 以及本那比市 (Burnaby) 的小學 Edmunds Community School 兩校共同開設的一個校際合作教學方案，除了由受過藝術治療培訓的種子教師執行現場的教學活動，還聘請當地知名心理醫師 Dr. Ramia Delshad Faiz 擔任顧問、進行指導。這個計畫的目標是為幫助阿富汗難民的子女適應加拿大社會並走出戰亂的陰霾，阿富汗國內的戰亂已經持續廿四年，這群來自阿富汗的孩子從小便在困頓中成長，為了遠離母國的戰亂這才隨著家人逃難到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

他們在小小的年紀就經歷了生離死別，他們可能在戰亂中被虐待、喪失親人、深受戰爭的折磨所苦，被迫離開母國遠走他鄉，剛到加拿大這個迥異於母國

文化的西方社會，一開始勢必會歷經一段調適期。再加上還有一個新的語言、新的學校系統、新的社會與文化等著他們去學習、去適應，他們的所承受的壓力之大是可以想見的，尤其當他們無法瞭解老師上課的內容或者回答老師的問題時，他們更容易感到沮喪。

面對這群難民學生的老師其實也是需要學習的，兩所小學的教師在一開始接觸阿富汗難民學生時的確遇到許多瓶頸，溝通上的阻礙更在師生之間畫下深深的鴻溝。為了回應教師的需求並幫助教師克服教學上的瓶頸，學校結合社區的力量以及贊助單位的資源，開辦了這個藝術治療教學方案，在心理醫生和其他種子教師的共同合作下展開一系列的藝術治療課程。

但是，在逆境當中成長的孩子卻也練就了強韌的意志力，這些聰明、勇敢、不輕易認輸的孩子當然會盡最大的努力讓自己在加拿大展開成功的新生活，事實只要他們在語言文化的部份可以和班上其他同學並駕齊驅的話，他們在學校的課業學習與待人處世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問題，而藝術在此時正好可以幫助他們釋放內心世界的憂慮。

心理醫師之所以選擇把藝術創作當成主要的心理輔導平台，是基於下列兩個原因：首先，對於學生而言，因為在藝術創作的面前人人平等，藉此可以打破語言的界線，阿富汗難民學生和本地學生的差異將會大幅降低，他們的作品除了最常出現戰爭場景，發生在日常生活當中與種族歧視有關的事件（包括他們對自己的種族認同）也是另一個常見的議題；其次，對於治療師來說，藝術治療是一個瞭解並監控個案心智與情緒狀態的工具，同時也可以讓治療師和個案產生陪伴關係。舉例而言，如果孩子在種族認同產生質疑，他的自尊心和自我評價也將會受到某種程度的負面影響。另外，這個計畫的執行長 Naomi Staddon 也指出藝術創作所提供的是一個安全的空間，在這個安全的空間裡，作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難民學生可以放鬆、享受美好時光，並且和那些英語講得比較好的同儕站在相同的立足點上。其結果則如同心理醫師 Dr. Faiz 所言「我們希望培育出健康的孩子，因為健康的孩子才是我們未來的希望。」

對於遭逢心理創傷的孩子而言，藝術是個很有效的治療工具。在他們的圖畫中可以看到創傷的明顯印記，當他們在進行繪畫時，所有的問題與挑戰就會外顯出來。他們所畫的人通常帶著武器，其藝術創作的場景也常常出現戰爭、打仗之類的畫面。

他們在自己的母國沒有機會上學，在加拿大他們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學校裡面的同儕在知識和語言方面給予難民學生極大的幫助，學校局也會額外替他們安排了英語、數學、社會等銜接課程。當然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難免也會遭遇挫折，此時藝術治療的適時介入對於學生而言不但是是一個安全的抒發管道（不傷害到他人、也不傷害到自己），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值得信賴的空間，因為學生在這裡可以找到願意傾聽他心事的對象（可能是同儕或教師），難怪這個校際合作方案從推出以來迄今兩年的時間佳評如潮，這個活動除了獲得卑詩省移民局的經費補助，也得到當地一些慈善基金會的贊助（如：The Vancouver Sun Children's Fund）。



圖 3-5 學校教師透過藝術治療幫助阿富汗女孩走出陰霾，迎接加拿大的新生活。

肆、UBC 的新移民融入計畫

作為一個兼容並蓄的多元移民城市，溫哥華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這些移民有他們自己的文化、種族、語言、習俗，當他們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可能會出現摩擦、隔閡、衝突，但是這些情況在溫哥華的城市經驗裡並不多見。探究其原因，擁有共通的語言是最重要的基本前提，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由於這些移民打從心底認同溫哥華這片土地，把他當作是自己最終的歸屬，而不是一個僅具有過渡性質的跳板，這兩個因素相互為用、互相增強，使得新移民對於溫哥華有很強的向心力。

誤會或歧視的產生來自彼此的不瞭解，欲搭起兩造之間友誼的橋樑，首先必須移除語言的隔閡，因為一個共通的語言可以提供堅實的平台讓大家互相認識、了解彼此，所以讓新移民儲備其英語能力便是讓他們可以快速融入當地社會的首要關鍵。接著，當移民從城市所感受的溫暖愈多，他們對於城市的認同也會愈強，溫哥華對於新移民的意義愈來愈趨向於「有歸屬感的家」，而不是一個僅具工具

性意義的跳板而已。

從上述高桂林小學的例子，我們可以看見藝術治療在溫哥華這個移民城市找到了新的應用管道，以藝術治療的介入幫助阿富汗難民學童適應社會、學習語言、走出母國戰亂陰影、重新面對新的人生，這些在國小校園的努力成果已經有目共睹。既然國小教育階段的移民子女從學校裡面得到了教師的關愛和同儕的包容，爲了延續這得來不易的豐碩果實，家庭成員的追蹤輔導和關照也是另一個重點。從社會福利的角度切入，UBC 的新移民融入計畫可視爲一項社會工作，但如果從家族治療的角度切入，這樣的配套措施事實上也扮演了支援校園輔導工作的強力後盾。

但是有關成人輔導工作的家族治療畢竟是一件牽涉範圍更廣的事務，當國小教師在其權責範圍內照顧好移民子弟的同時，大學則承擔了成人移民的教育和輔導工作，UBC 作爲溫哥華地區首區一指的高級學術殿堂，自然就被賦予了這個重責大任。UBC 的新移民融入計畫便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產生，由於每年總有許多移民來到溫哥華，而這些移民也一直都有英語學習的需求，因此這個計畫每年都造福了許多移民，而藝術創作在這個計畫當中，則有兩種最常見的應用方式。

第一種形式是應用於初學英語的移民，對於他們而言，學習英語意味著一切從頭開始，但是難就難在如何開口與講英語的人對話，此時圖畫作爲一種原始而有效的溝通工具便可以派上用場了。爲了幫助這些英語的初級學習者，ESL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教師首先會運用圖卡來幫助學生的外語習得，例如用畫有蘋果的圖卡來教 Apple 這個單字，這與一般的兒童美語相同。用這種方式來累積到一定的字彙量之後，成人移民學生也同時在學習簡易的英語對話，但是如果是要表達一些比較複雜的情感或事件，那麼就需要進一步的引導了。此時，教師會逐漸地在課堂上鼓勵學生採用繪畫的方式來訴說個人的成長故事或日常生活的心情點滴，當全班的同學一起分享彼此的背景和經驗時，整個團體的凝聚力便在無形之中增強了，因爲這些移民雖然來自不同的文化，但離鄉背井卻是他們當下生活的共同寫照。透過繪畫，不但可以讓自己更瞭解自己，也讓彼此的互動更加深入，這一群人有共同的生命基調（移民他鄉），卻講著不同的語言，具體形象的繪畫扮演了溝通彼此的平台，一個大家都能意會、不能言傳的平台。此時 ESL 教師便可以適時切入，帶領學生用英語討論畫中的情境與作畫者欲表

達的抽象概念，並藉此把學生的英語程度從簡單具體的名詞如蘋果拉抬到複雜抽象的詞彙如情緒、感覺、思想等，學生的英語程度至此已經有了從點到線的突破。再者，隨著彼此的英語能力提升，支持的力量也隨著情感的分享而強化，一個相互提攜的人際網絡於焉成形，移民學生的英語能力就在這個網絡當中又從線進階到面的程度，隨著他們的共通語言不斷提升，他們就會愈想分享，而繪畫作為一種表達內心情感的工具也會在每次遇到不會講的單字時被搬出來運用，而「繪畫表達輔助英語會話，英語會話回饋會話表達」的正向循環便一直上演，這也大幅降低了移民對於社會可能造成的負面衝擊。

藝術創作的第二種應用形式則是針對尋求政治庇護的難民，這些難民不但是初學英語的移民，更重要的是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大多飽受戰亂、迫害或顛沛流離之苦，再加上剛來到溫哥華人生地不熟，因此能夠勝任的 ESL 教師除了必須累積豐富的 ESL 教學經驗，還要接受心理輔導的相關訓練，因為難民是一群特殊需求更為強烈的族群，他們的不安全感也更顯著。此時藝術創作對於難民而言發揮了兩種功能：對於學生（分享者）而言是一種敘事治療、對於教師（心輔工作者）是完全的傾聽和精確的評估。

透過和資深 ESL 教師 Ingrid 的訪談，我了解到針對難民所實施的新移民融入計畫除了延續上述的繪畫教學法之外，還大量地採用戲劇表演做為一種紓發的管道，因為難民所遭遇的心理創傷是更為深刻的，當平面的繪畫創作無法充分體現其內心世界的豐富情感時，透過肢體的戲劇表達就能釋放更多的生命潛能。Ingrid 像我透漏，每個難民背後都有一段令人鼻酸的辛酸史，幾乎都可以寫成一本書了。因此面對這樣的班級，累積多年實務經驗的 Ingrid 便指出一開始的團隊建立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為只有在一個安全的環境氛圍之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難民才能夠也願意在團體當中發出「聲音」。這裡所謂的「聲音」並非單指透過口語來傳達思想的載體，有些生命故事雖然塵封久遠，但卻轉化成為當事人潛意識當中無法抹滅的傷痕，有些則是因為會帶來巨大的痛楚或羞愧而讓當事人不知如何開口。這時候她就會請同學進行繪畫的創作，前提當然是師生之間或者學生彼此之間有極高的互信基礎。

以一個大約十人、為期半年的小班級為例，Ingrid 的教學曲線大致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是破冰、建立團隊的時期，此時大家的英語底子才剛開始，就連用簡單的英語句子來對話都有困難，因此 Ingrid 在一節課裡面會先讓大家各自創

作，之後才讓大家輪流分享自己透過這幅畫作所想要表達的意涵。一開始當然不會從太敏感或灰色的議題切入，而是請學生在畫紙上描繪自己最喜歡的事物（例如：顏色、水果、動物、食物、休閒活動...等），或者是最近生活上所發生的趣聞。一開始分享時從這些層面切入，一來是避免碰觸到學生內心較為隱私的部分，先把互信的基礎建立起來；二來也是透過這些比較容易打開話題的語言材料儲備一些英語能力的資料庫。

等到幾次的上課之後，再慢慢導引至第二階段：討論並分享一些比較深入、需要搏感情的議題，像是最近三個月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加拿大跟家鄉的比較、有哪些還不能適應的地方...等主題，繪畫在此階段仍被運用，但機率已降低，肢體語言的表達機會則有增加的趨勢。到了第三個階段，整個教室的氣氛已經夠融洽、互信基礎也夠堅實，同學之間的敘事治療也加入更多戲劇形式的表達。Ingrid 在此階段會鼓勵並帶動同學分享一些生命中的負面事件，透過戲劇的形式，整個班級就如同一個成長團體，相互扶持的力量使得悲劇的再現至此已經不是「在傷口上灑鹽」的痛苦，而是一種「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坦然和釋懷。一些比較封閉的個體在看到同儕的勇於表達並走出象牙塔之後，內心驅力也會推動他們愈來愈能夠接納自己、欣賞自己、喜歡自己。

由於 Ingrid 本身也有為上述第一種移民上英語課，她自己比較兩種課堂氣氛，直說：「每次為難民上課，對我而言簡直是一種儀式，在這個儀式當中我發現助人為快樂之本。」這些經驗對於台灣目前的教育現場，其實有許多值得學習與借鏡的地方。當外籍新娘、新台灣之子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一份子，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為他們的教育付出更多關懷，找到更多務實的做法來回應他們的需求呢？每到期末，Ingrid 也會為學生辦 party，學生們可以歌唱、跳舞、表演傳統文化，甚至展示圖畫、照片、美食，營造出溫馨而感人的氣氛。藉此除了讓學生（全部都是成年人，許多人本身自己也是父母）對自己的母國文化重建自信，也可以幫助他們懷抱著希望去面對加拿大的新生活，我認為這對於台灣未來幫助外籍新娘而言也是不錯的創意。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發現針對一個難民家庭而言，當小孩在學校接受藝術治療時，他們的父母也可以從社教機構這邊得到相對應的幫助。試想，如果做家長的無法（很難）適應新的社會文化，或是在藝術創作上沒有自信，他們如何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長呢？因此這樣的制度設計（學校教育負責兒童、社會教育負責家

長)對於主事者而言可以達到分層負責的效果,同時也為移民家庭製造共同的話題。

總之,溫哥華提供了世界各地的移民一個極為友善的生活環境,而這種尊重多元的文化氛圍又進一步地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前仆後繼來到這裡展開新的人生,那是一個不斷正向循環的過程。藝術治療除了在國小校園中發揮了積極的功能,在社會教育如 UBC 的新移民融入計畫也極受 ESL 教師的青睞,從 UBC 新移民融入計畫的成功,整個溫哥華市為數眾多的社區中心也紛紛開設藝術治療的相關課程,藝術治療在溫哥華的應用與發展至此可說是達到了全面普及的境界。

伍、社區中心

整個溫哥華市大約有三十個社區中心 (community center), 他們的角色與功能大約與台北的運動中心相同 (目前台北市僅有北投區、中山區、中正區三家)。不同的社區中心會以自己所在的區位發展其特色賣點 (例如: 靠近水岸的社區中心主打泛舟、風帆等水域活動, 從游泳池擴建的社區中心素以其游泳教學聞名), 但是他們卻有一個共通點: 滿足市民對於吸收多元文化的廣大需求。因為溫哥華城市本身有強烈的移民性格, 不斷地有新移民加入這個大家庭, 而這些移民的群聚現象又愈來愈不明顯 (位於城區東北的老中國城例外), 因此這些平均分散在不同社區的移民也把學習英語以及和當地社會發生互動的需求分散了, 社區中心所提供的各項休閒活動方案 (recreation programs) 便滿足了這樣的需求。

眼看著藝術治療在溫哥華的校園生根茁壯, 社區中心作為一種盈收自理的社教單位自然也想要把藝術治療的活動方案納入自己的產品當中。今日休閒活動的參與原本就具有「打破階級」的可能性, 而且社區中心所提供的服務價格都相當合理, 對於低收入戶甚至有免費的優待, 因此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市民在社區中心的休閒活動之前可以說是「人人平等」。每個市民都有充份且平等的機會去體驗並享受社區中心所提供的各項休閒活動方案, 社區中心每一季都會推出最新的活動情報供民眾選擇, 在這一本大約廿頁的活動廣告中, 藝術類的活動如舞蹈、戲劇、繪畫、音樂經常佔據至少五頁的篇幅。一方面是因為休閒活動可以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降到最低, 參與休閒活動的個體不需要語言也可以互相溝通; 再者也由於藝術活動可以成為具體體現內心情感的載體, 因此這些藝術類休閒活動在

移民色彩濃厚的溫哥華頗受歡迎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然，在社區中心所提供的藝術治療方案之所以能夠大放異彩，其實也是奠基於校園藝術治療課程的成功，不管是學生、家長、教師都看到了藝術治療的具體效益，透過這種口耳相傳的口碑宣傳，藝術治療的地位更加確立，但是在假日或放學後的時段校園並不提供這樣的服務，此時便由社區中心代替校園，提供市民藝術治療的服務。



圖 3-6 社區中心提供的藝術治療方案通常也可以幫助孩子們培養國際觀與尊重多元文化的涵養，圖中從左到右是來自香港、印度、南非的女孩。

第二節 個案分析

由於創造性藝術治療本身包含繪畫、音樂、舞蹈、戲劇等各種形式，而且在溫哥華這個遊憩治療蓬勃發展的地方，某些個案其實會同時接受兩種以上的介入方式，因此雖然我是從溫哥華藝術治療學校開始尋找適合的個案，但是經由許多貴人的引薦與其人脈網絡的牽線，我在溫哥華地區得以紀錄不同個案將創造性藝術作為治療的過程，以下介紹六個個案的情況。

在進入這個部分之前，我首先要釐清有關於圖畫分析法的爭議，作為一個曾經廣受歡迎的主流技法，圖畫分析法在好長的一段時間裡被認為是藝術治療界的顯學，甚至成為治療師與個案互動時唯一的（或最重要的）一件事。曾幾何時，圖畫分析法以其過度主觀解釋的弊病而受到質疑和挑戰，這樣的反動並不意味著圖畫分析法從此走入歷史，他仍然有其實用性（當然也有侷限性），只是目前的藝術治療師已經不再把圖畫分析視為聖經，因為藝術創作本身比起圖畫分析有更強的治療力量（前提當然是治療師與個案必須建立起互相信任的陪伴關係）。現在的藝術治療師更關心的是如何幫助個案透過藝術創作來探索並認識自我、重拾快樂與自信；他們也相信，讓個案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之下抒發情緒，他們大多願意打開心防與治療師討論自己當前所面對的困擾或問題。

當個案透過創作來和治療師溝通時，治療的機制已經啟動，一種被瞭解、被傾聽的溫馨經驗也在無形中帶給個案支持的力量。基於這樣的理念，國小階段的藝術治療基本上並不會太難推廣，因為大多數的兒童都會很願意與治療師交心。

我在溫哥華所接觸的藝術治療師仍然不排除圖畫分析法的運用，但是他們更關心的是：讓個案藉由藝術創作來找到願意傾聽的對象、建立信任的陪伴關係，進而自己讀畫，與心目中所信任的治療師介紹或解釋自己的作品，讓個案找到宣洩壓力、疏發情感、表達自我的出口。由此，讀者將能夠在底下有關六名個案的描述當中，看出這種治療哲學的巧妙運用。

壹、腦部腫瘤

他是一個悲傷、孤獨、充滿羞愧與憤怒的孩子。根據他母親的回憶，出生於溫哥華的他從小聰明乖巧，對於音樂特別有天分，鋼琴更是他的拿手絕活。五歲那年跟著外婆回去上海住了一年，回來之後就讀溫哥華當地小學。小學生活對這

個聰明的男孩而言原本是愉快的體驗，不料從二年級下學期開始他的教室行為與人際關係開始急速惡化，他開始會在上課時大聲吵鬧，並且以言語辱罵同學與師長。一開始大家（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家中親人、鄰居、同學）都只是把這些現象視為一個愛搗蛋、屢勸不聽的學生所做的問題行為，他的母親在這一段時間常常被叫去學校訓話，到後來校長甚至提出轉學的建議。男孩的家庭是典型的中國技術移民，父母都是高級知識份子且有較高的經濟收入，因此上述這些誤會一開始也被他家人解讀成「白人歧視華人」的粗暴舉動。

此時他母親讓他接受心理醫生的診療，仍舊查不出病因，等到四年級他開始出現語無倫次、常發呆、常忘記事情、左半部身體肌肉不聽使喚、不自覺地流口水等現象，這才確定三年來的紛擾是腦部腫瘤所引起。我遇到男孩的時候，他已經完成腦腫瘤切除的手術，並接受過職能治療與物理治療等復健程序。因為溫哥華當地有相當豐沛的復健資源（說豐沛是因為有許多機構提供這些服務，且復健醫師都會主動提供各種資訊供家長選擇，最重要的是這些醫療資源在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支持下，並不會給當事人太大的經濟負擔），我初次遇見男孩是在當地一家馬術治療機構，並且透過我的引薦而讓男孩有了藝術治療這個管道可以去抒發自我。



圖 3-7 我和男孩認識於一家馬術治療中心，之後他透過我的介紹而接觸了藝術治療。

對於一個在小小年紀就飽受病魔摧殘與社會異樣眼光的孩子，他心中所受的委屈是外人難以想像的。但是藉由藝術創作的力量，他可以把心中的感覺強而有力地表達出來，讓自己與外界多了一個溝通的橋樑。從他繪畫中的圖像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他有很多話想要與他人分享，而他所呈現的「自己」則是一個扭曲的、被誤會的、被拋棄的、不被理解的可憐人。他在創作過程中會重複地詢問「我是

誰？為什麼是我（遭遇這個厄運）？」，這一點也突顯出他對於自己的現況是無法接受的，他不喜歡現在的自己。他也常問治療師「你是誰？你喜歡我嗎？」，乍聽之下，這種健忘的情況似乎是他腦部手術的後遺症，但是藝術治療師卻有不同的解讀。與其說這種不斷詢問「你是誰？你喜歡我嗎？」的情形是因為他的健忘，倒不如說是因為他極度缺乏自信，也非常需要他人的關愛與支持。

一個最好的佐證就是他可以在畫中清楚呈現小學一年級最愛的卡通「獅子王」裡的許多人物及其特色，他也記得自己喜歡 Simba 和 Mufasa（Simba 是獅劇中的主角，Mufasa 是他的父親），不喜歡 Scar（Simba 的叔叔）。他甚至把這幾年遭遇痛楚的自己比擬為獅劇中歷經千苦萬苦的 Simba，而疾病所帶來的不幸以及現在這個「不被自己所喜歡的」自己，就像 Scar 這個壞蛋一樣，令男孩深惡痛絕。



圖 3-8 Simba 和 Mufasa 是男孩喜歡的人物，其造型也是男孩心中「快樂的我」的投射（參照圖 3-10、3-11）。



圖 3-9 男孩不喜歡現在的自己，認為自己就像魷魚一樣會嚇到別人，並且稱呼這個不受歡迎的自己為 scarecrow。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線索是他在畫中不斷強調的另一個主題：快樂。相較於這幾年的不快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病發前曾經有過多麼美好而愉快的生活，透過繪畫所穿透而出的驚人意志力其實早已被他所實踐，因為他在每一次的復健療程中（不管是職能、物理、馬術、藝術等治療）總是盡最大的努力去配合治療師。



圖 3-10 五歲時在上海的生活對男孩而言是一段愉快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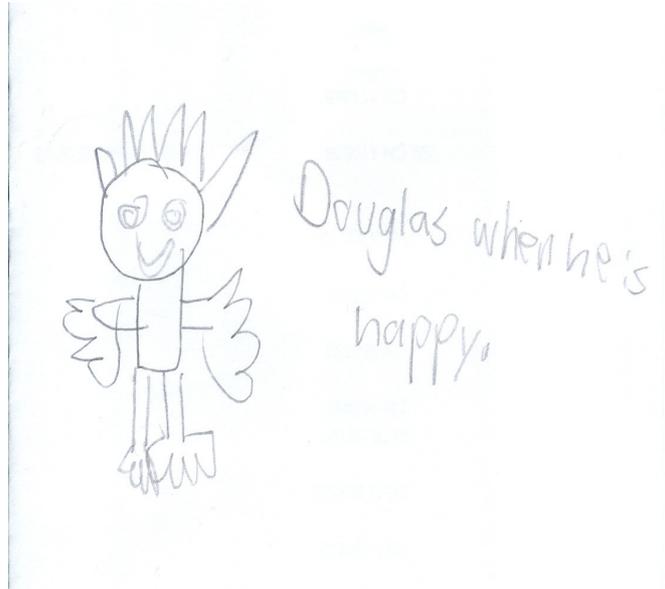


圖 3-11 「快樂的我」是男孩畫作的主軸。



圖 3-12 男孩開始意識到自己的不幸。



圖 3-13 男孩從「快樂的我」過渡到「不快樂的我」。

從圖 3-8、3-10、3-11 可以發現男孩對於以前的那個「快樂的我」有一致的表現手法，圖 3-12 與 3-13 則可以視為從「快樂的我」過渡到「不快樂的我」的一個重要分水嶺。男孩在創作圖 3-12 時，因為與治療師的對話而開始意識到生病所帶來的一連串負面生命事件及其衝擊，因此雖然他想要表現出一個「快樂我」的形象，潛意識卻使得他在不知不覺當中讓自己身體的某個部分消失了。在圖 3-13 男孩把自己的頭髮畫得跟 Scar 一樣長滿了刺，嘴角的微笑也有了改變。緊接著在創作圖 3-9 時，男孩已經毫不掩飾自己對於現在的自己有多麼不喜歡，他認為自己就像魷魚一樣會嚇到別人，事實上他從病發到手術前的校園生活就是一直在重複著「眼看自己把別人嚇跑而自己則愈來愈退縮」。一個最具戲劇張力的表現就在於他稱呼這個不受歡迎的自己為「scarcrow」，scarcrow 一詞有「令人害怕的人物」之含意，不但是男孩對於自身處境的最佳寫照，同時也是獅子王當中的壞蛋 Scar 之名。

從這些極具生命力的創作當中，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男孩心中難以言說、卻又亟欲尋求知音的處境。當治療師在同理男孩遭遇的同時，治療師也把焦點放在更有建設性的層面：男孩已經能夠且願意細數自己的來時路，悲劇的再現在一開始或許會帶來陣痛，讓男孩不知如何自處，但是在這樣的自我剖析之後所得到的自知之明，卻是自我療癒的最重要基礎。雖然我遇見他的時候，是他接觸藝術治療的初始，還沒從藝術治療找到一個完全平穩安詳的自我，但是我深信在藝術創作的平台上，他將有更多機會去釋放更多來自內心的訊息，讓治療師找出更多線

索來幫助這個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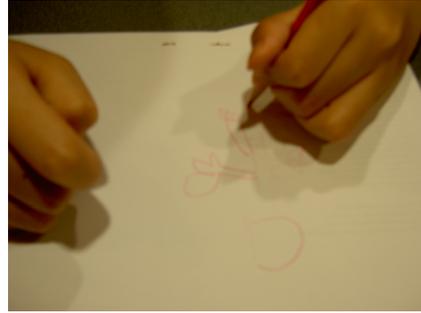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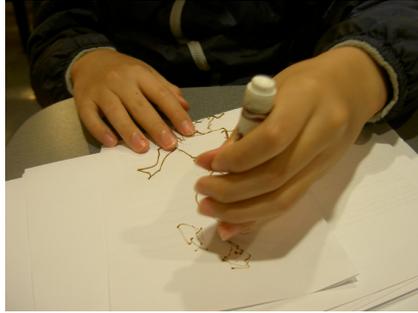


圖 3-14 男孩因右腦受損，導致左手握筆困難，這是一隻長 11 公分、直徑 1.5 公分的彩色筆，從本圖可以看出男孩的中指、無名指、小指只能無力地搭在筆桿上。

圖 3-15 當男孩換成另一隻 8 公分長、直徑 0.6 公分的彩色筆，因為困難度增加，改以五指箝住筆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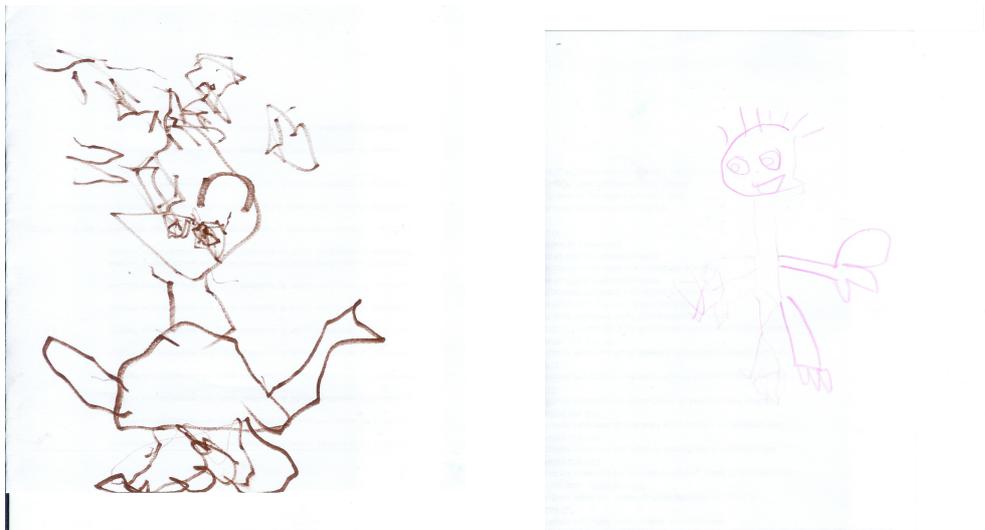


圖 3-16 男孩在圖 3-14 當中的創作成品，這是由於他左手握筆困難所導致的結果。

圖 3-17 男孩在圖 3-15 當中的創作成品，因為困難度增加改以五指箝住筆桿，其色彩明顯偏淡。

貳、失語症

父母是印度裔的斐濟人，家族移民溫哥華迄今約有二十年。男孩出生時是個健康的男娃，兩歲時的一場大病卻改變了他的一生。在那之後，他幾乎是全身癱瘓，他的父母親傾全力照顧這個孩子，雖然幫助他逐漸重拾各項基本的生活技能如走路、進食，但語言能力卻因此大幅衰減，現在他只會說 Yes 跟 No 而已。



圖 3-18 男孩從一開始接受藝術治療的創作歷程與其作品

男孩是所有我在溫哥華遇到的個案裡面最為不同的案例，就連治療師也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個案。相較於其他個案具備基本的語言能力，敘事治療搭配藝術創作可以讓個案多了一個表述的管道，但是對於男孩來說，繪畫卻是除了肢體語言之外，他唯一可以拿來溝通的管道。對於這個失語症的孩子來說，透過繪畫來說話是一個新奇的體驗，對於習慣運用藝術創作搭配敘事治療的治療師而言，這也是一個難度相當高的個案。因為困難度高，治療所需要的時間勢必拉長，我在溫哥華的四個月所記錄的只是他漫長復健歷程中的一小段。儘管如此，我認為我在男孩身上所看見的藝術治療介入歷程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啟發性，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Art as Therapy」。

藝術創作的歷程本身，就是一個極具意義的治療歷程。由於治療師還無法從畫作當中解讀出具體的意涵，治療師乃轉而關注男孩在每次治療時(大約一小時)的整個表達過程。治療師觀察到男孩每次一開始的圖畫是簡單的線條，到最後則是充滿色彩、幾乎填滿整個畫面的視覺表現。解讀他的畫作，治療師 Bronwyn 認為男孩有豐富的情感卻無處抒發，藝術創作這個對他而言頗為新鮮的活動是一個可以持續進行的活動。讀者可以發現男孩從一開始的簡單、黑白的線條到最後有極為豐富的色彩，這也說明了男孩對於「自己可以拿筆來畫畫」的這件事情愈來愈有信心；再配合上治療師立即的正向回饋，男孩愈來愈喜歡把自己的畫畫拿來送給同學親友。此時，我們可以發現男孩已經在藝術治療的參與過程中得到社會方面的效益，因為當男孩自己的圖畫當成禮物送給他人，也表示男孩從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學習到創造的喜悅，並願意和他人分享。

另外，治療師也發現在男孩的創作歷程中，圓圈最常出現在男孩的圖畫當中，但是偶爾也會出現若干直線點綴其中。治療師由此也研判男孩正在試著透過這些特殊的直線，慢慢地釋放一些訊息，至於這些訊息是傳達了哪些方面的生命故事，主觀而言可能男孩自己也還沒準備好，客觀而言藝術治療帶給男孩的啟發也才在起步階段(雖然男孩接受藝術創作的治療過程已有將近十次經驗，但因為他的失語特質使得男孩和治療師的溝通必須建立在更長久的時間基礎之上)，因此想要從男孩的畫作中得到更進一步的資訊必須花更久的時間。